

憶當年伊中一些老師及學長/學姊

譚華（74FA）

1969年9月我入讀伊中，當時我住在粉嶺一條鄉村（在軍地附近），需要乘搭巴士轉火車上學。放學後，在粉嶺火車站下車，步行數分鐘往附近一個巴士站搭巴士回家。開課後不久，有一天下課後，我在火車站附近巴士站等巴士，突然看見我的英文老師 Mrs. Susan Leung 向我行來（原來她也是搭同一班火車，不過是坐二等），跟着用英語與我交談數分鐘，但我的英語會話當時極弱，正是「搜索枯腸，窮於應付」，同樣情況後來重覆了兩次。我當然感激她為我「補課」，但這耗用了她的公餘時間，而我也得益不多，因為「虛不受補」。之後我發現我坐的那架巴士的總站是在上水，我以後就轉往上水火車站下車，行去巴士總站，在那裏上巴士一定有位坐，又避免了「英語會話補課」。Mrs. Susan Leung 當了我三年的英文老師便離開伊中了，但我對她很是懷念，在 2010 年就想辦法與她聯絡，跟着與她夫婦倆飲茶聚舊。

搭九廣鐵路（英段）火車上學的伊中同學是女同學較多的（和新界西的情況相反），領袖生的人數也是女多於男。在中一時有一次搭火車回家，我的一位伊中男同學與他的友人在火車車廂內玩起十三張來，表面上是沒有牽涉金錢的，我只在旁邊觀看，沒有參與其中，遊戲進行期間，突然有一伊中女領袖生出聲干預，說張伯倫校長不喜歡這樣，我的同學雖然有些猶豫，但仍然屈服及結束這個遊戲。這位女領袖生在校外的事也管，真是盡責！有趣的是九廣鐵路沿線從 1971 年 9 月起連續出了三位伊中女首席領袖生，分別是楊麗儀（沙田站的，希望我沒有弄錯）、張就雲（粉嶺站）及林桂鳳（上水站）。

在中一時有一高年級學長談永凱，搞了一個乒乓球比賽給南社的一年級同學，我也有參加，並得到一張書籤留念。後來得知談永凱是當年南社社長，而關錫堯是副社長，雖然當年南社的成績不理想（主要是因為其他社出了兩個水怪，其中一個就是我同班同學湯氏家族的湯偉立），但熱心的他們也為南社後來的復興及奪冠打下了基礎。談、關及湯三位都是伊中舊生會的中堅份子。

關錫堯熱心公益（是香港的捐血王），不用我多加介紹，他的太太張就雲是來自坪輦（打鼓嶺以南），他當年追求太太的過程（從旺角長跑到坪輦送花）是可以成為電影的劇情。我放學途中曾數次在巴士上遇見張就雲學姊，不過我因在總站上巴士有位坐（靠近車尾），而她則是在中途上車而要站立（靠近車頭）。1976 年我參加港大入學試，化學科 practical 試場在港大 Science Building，往試場途中在薄扶林道竟又遇見張學姊！所以，同是新界東北的「鄉民」又同在伊中就讀是有一些緣份的。

有很多高年級的學長/學姊對低年級的同學是很友善的，我在中一考 General Science 那天，入試場之前與我一位同學說我不清楚 desiccation 怎樣串，我隔離有一位中二級學姊就立即清楚串出這個字，雖然我考試中沒用到這個字，但心中仍很感謝她。

有多少同學與校長有近距離的接觸？我就有一次這樣的體驗。我上學時要先搭巴士後搭火車，那朝早異常地連續三班巴士都因全滿而飛站，我趕不上令我不會遲到的那班火車，惟有坐白牌車往聯和墟然後轉乘巴士去九龍窩打老道，返到學校時當然遲到，見到麥尼路校長及一位工作人員（拿著簿和筆）在等候，我與校長作簡短的交流，跟着校長叫那位工作人員不須要記下我的名字（記下後有什麼後果？會否要見家長？操行扣分？）。

當年在課室見過不少代課老師，其中給我最深印象的叫王寶鏢，英文名叫 Caesar，夠霸氣！他表示當時正在菲律賓讀牙醫，我想為何正在讀牙醫課程都有空閒來代課？他現時可能仍在香港執業，專業銜頭有很多。

俞漢珠是體育老師，很少出現在我們的課室，但有一次他代課看管我們做歷史測驗，在我附近看過幾位同學的答案之後，說有一位同學能正確串出 *invincible*，心想是不是說我呢？我對自己能正確串出 *Invincible Armada* 是頗有信心。1974 年的畢業謝師宴在學校舉行，由大來筵席到會，散席後俞老師邀請我和一位家住大埔的同學一同坐他的車返家（俞老師好像是住在大埔的），在伊中五年第一次有私家車坐！同年九月開課後就知道他已經離開伊中了。

張國強老師（Mr. K K Cheung）曾經教過我數學和物理，聽聞他年逾七十仍活躍於足球場上。在新冠疫情前三年在一個飯局遇見他並與他傾談，他問我是不是與「烏蠅」同屆？我回答說我是低「烏蠅」一屆，當時我沒有說的是：張老師是我 1970 – 71 學年的班主任（當年的二甲班），他所說的「烏蠅」應該就是高我一屆的胡燕青學姊，她初中時因擅於繪畫（尤其是人像畫）而被很多老師及同學所認識，中二開始成為校刊中文版的編委，初六時更當上校刊中文版編委會主席，也是在初六時與鄧鴻光學長同為南社社長，更一齊捧起陸運會的冠軍獎盃。高六時在 1975 年出版的伊中校刊寫了一篇文章叫「三呼冤」，是有關現代詩的，她的見識與文筆已反映出她具備中文作家的潛質。她於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，數年後當上浸大語文中心副教授，後來更成為一位著名的香港中文作家。

教生物的鄒華成老師是我中五和高六的班主任，我覺得他的見識廣博，而又瓣數多多。在大學時我很少往香港大學本部的，有一次我到了大學本部大樓附近遇見他，見他似乎很趕時間（往港大圖書館？），與我只有短時間的眼神接觸，微微一笑，就匆忙而去。

正是：「花開花謝總無窮，聚也匆匆，散也匆匆」